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諸葛忠武書卷八至十

詳校官編修臣范來宗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覆校官編修臣莊通敏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録監生臣茍序洙

諸葛忠武書卷八

明　楊時偉　編

法檢

時偉按原集法檢不言所用而全書以屬刑罰要為近之然但紀裁下不及自檢有如敕羣下以勤攻兾直言之違覆白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請自貶三等以督喪師之咎即謂法檢不專馭下亦可矣至若

郭沖記事尤關政體故特採焉冠之篇端

郭沖五事其一曰諸葛亮治蜀頗尚嚴峻法正謂亮曰昔高祖入關約法三章秦民知德今君假借威力跨據一州初有其國未垂惠撫且客主之義宜相降下願緩刑弛禁以慰其望亮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無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宏濟劉璋闇弱自焉以來有累世之恩德政不舉威刑不肅蜀土人士專權自恣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

則賤順之以恩恩竭則慢所以致弊實由於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節爲治之要於斯而著矣

初丞相亮時有言公惜赦者亮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吳漢不願爲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間每見啟告治亂之道備矣曾不語赦也若景升季玉父子歲歲赦宥何益於治故亮時軍旅屢興赦不妄下也

前出師表云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奸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異法也又云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責攸之禕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

街亭之敗亮上疏曰臣以弱才叨竊非據親秉旄鉞以厲三軍不能訓章明法臨事而懼至有街亭違命之闕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授任無方臣明不知人恤事多闇春秋責帥臣責是當請自貶三等以督厥咎於是以亮為右將軍行丞相事　或勸亮更發兵者亮曰大軍在祁山箕谷皆多於賊而不能破賊為賊所破者則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今欲減兵省將明罰思過校變通之道於將來若不能然者雖兵多何益自今以

後諸有忠慮于國但勤攻吾之闕則事可定賊可死功可蹻足而待矣於是考微勞甄壯烈引咎責躬布所失於天下厲兵講武以為後圖戎士簡練民忘其敗矣教與羣下曰夫參署者集衆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矣違覆而得中猶棄敝蹻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於十反來相啓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殷勤有忠於國則亮可少過矣又曰昔初交州

平屢聞得失後交元直勤見啓誨前參軍於幼宰每言
則盡後從事於偉度數有諫止雖姿性鄙暗不能悉納
然與此四子終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於直言也
初亮自表後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孫
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
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餘
帛外有羸財以負陛下及卒如其所言
時偉按以上六則或斟酌時宜或糾繩宮府不交相

剷切即自勘影衾法檢之途於斯為廣矣千古聖賢豪傑亦復誰能踰此豈惟檢物為然哉

劉封者本羅侯寇氏之子先主至荊州以未有繼嗣養封為子有武藝氣力過人將兵西上所在戰克自關羽圍樊城襄陽連呼封發兵自助封不承羽命會羽覆敗先主恨之又與孟達忿爭奪達鼓吹達既懼罪又忿恚封遂發表辭先主率所領降魏魏遣達襲封封破走還成都先主責封之侵陵達又不救羽亮慮封剛猛易世

之後終難制御勸先主因此除之

彭羕字永年為治中從事羕起徒步一朝處州人之上形色囂然自矜得遇諸葛亮雖外接待羕而内不能善屢密言羕心大志廣難可保安先主既敬信亮加察羕行事意以稍疎左遷羕為江陽太守

羕聞當遠出私情不悦往詣馬超超問羕曰卿才具秀拔主公相待至重謂卿當與孔明孝直諸人齊足並驅寧當外授小郡失人本望乎羕曰老革荒悖可

復道邪又謂超曰卿爲其外我爲其内天下不足定也超羇旅歸國常懷危懼聞羕言大驚默然不答羕退具表羕辭於是收羕付有司羕於獄中與諸葛書曰僕昔有事於諸侯以爲曹操暴虐孫權無道振威闇弱其唯主公有霸王之器會公來西僕因法孝直自衒鬻龐統斟酌其間遂得詣公於葭萌指掌而譚論治世之務講霸王之義建取益州之策公亦宿慮明定即相然贊得遭風雲激矢之中求君得君志行

名顯分子之厚誰復過此羕一朝狂悖自求葅醢爲
不忠不義之鬼乎先民有言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
刎喉愚夫不為也况僕頗别菽麥者哉所以有怨望
意者苟以為首興事業而有投江陽之論頗以被酒
侻失老語主公實未老也且夫立業豈在老少西伯
九十寧有衰志負我慈父罪有百死至於内外之言
欲使孟起立功北州戮力主公共討曹操耳寧敢有
他志耶孟起說之是也但不分别其間痛人心耳足

下當世伊呂也宜善與主公計事濟其大猷天明地察神祇有靈復何言哉貴使足下明僕本心耳行矣努力自愛自愛羕竟誅死

廖立字公淵立本意自謂才名宜為諸葛亮之貳而更游散在李嚴等下常懷怏怏亮表立曰長水校尉廖立坐自貴大臧否羣士公言國家不任賢達而任俗吏又言萬人率者皆小子也誹謗先帝疵毁衆臣人有言國家兵衆簡練部伍分明者立舉頭視屋憤咤作色曰何

足言凡如是者不可勝數羊之亂羣猶能為害況立託在大位中人以下識真偽耶於是廢立為民徙汶山郡立躬率妻子耕殖自守聞諸葛亮卒垂泣歎曰吾終為左衽矣

亮集有亮表曰立奉先帝無忠孝之心守長沙則開門就敵領巴郡則有闇昧闒茸其事隨大將軍則誹謗譏訶侍梓宮則挾刃斷人頭於梓宮之側陛下即位之後普增職號立隨比為將軍面語臣曰我何宜

在諸將軍中不表我為卿上當在五校臣答將軍者
隨大比耳至於卿者正方亦未為卿也且宜處五校
自是之後怏怏懷恨詔曰三苗亂政有虞流宥廖立
狂惑朕不忍刑亟徙不毛之地
馬謖才器過人好論軍計丞相亮深加器異以謖為參
軍建興六年亮出軍向祁山時有宿將魏延吳壹等論
者皆言以為宜令為先鋒而亮違衆拔謖與魏將張郃
戰於街亭為郃所破士卒離散亮進無所據退軍還漢

中謖下獄物故亮為之流涕

幷州續稾書馬謖傳後云考向朗傳朗素與謖善謖逃亡朗知情不舉亮恨之免官還成都然則謖且逃矣不即歸死司敗捕而後得之不誅何待

時偉按罔伯云謖有死罪二安得而不誅乃知家庭緒論有自來矣失不稱引者當亦不少

李平傳建興九年春亮軍祁山平催督運事值天霖雨運糧不繼平遣參軍狐忠督軍成藩諭指呼亮亮承以

退軍平聞軍退乃更陽驚說軍糧饒足何以便歸欲以解己不辦之責顯亮不進之愆也又表後主說軍偽退欲以誘賊亮具出其前後手筆書疏本末違錯章灼平辭窮情竭首謝罪負於是亮表平曰自先帝崩後平所在治家尚為小惠安身求名無憂國之事臣當北出欲得平兵以鎮漢中平窮難縱橫無有來意而求以五郡為巴州刺史去年臣欲西征欲令平主督漢中平說司馬懿等開府辟召臣知平鄙情欲因行之際偪臣取利

也是以表平子豐督主江州隆崇其遇以取一時之務平至之日都委諸事羣臣上下皆怪臣待平之厚也正以大事未定漢室傾危伐平之短莫若褒之然謂平情在於榮利而已不意平心顛倒乃爾若事稽留將致禍敗是臣不敏言多增咎十二年平聞亮卒發病死平常冀亮當自補復策後人不能故以激憤也

亮集有嚴與亮書勸亮宜受九錫進爵稱王亮答書曰吾與足下相知久矣可不復相解足下方誨以光

國戒之匆拘之道是以未得默巳吾本東方下士誤
用於先帝位極人臣祿賜百億今討賊未效知巳未
答而方寵齊晉坐自貴大非其義也若滅魏斬叡帝
還故居與諸子並升雖十命可受況於九邪
亮公文上尚書曰平為大臣受恩過量不思忠報横
造無端迷罔上下自度奸露嫌心遂生聞軍臨至西
鄉託疾還沮漳軍臨至沮復還江陽平參軍狐忠勤
勸乃止今篡賊未滅社稷多難國事惟和可以克捷

不可苞含以危大業輒表解平任削其爵土

來敏字敬達來歙之後也為虎賁中郎將丞相亮住漢中請為軍祭酒輔軍將軍坐事去職

亮集有教曰將軍來敏對上官顯言新人有何功德而奪我榮資與之耶諸人共憎我何故如是敏年老狂悖生此怨言昔成都初定議者以為來敏亂羣先帝以新定之際故遂含容無所禮用後劉子初選以為太子家令先帝不悅而不忍拒也後主即位吾闇

於知人遂復擢為將軍祭酒違議者之審見背先帝所疏外自謂能以敦厲薄俗帥之以義今既不能表退職使閉門思愆

與孟達書曰適與李鴻會於漢陽承知消息慨然永歎以存足下平素之志豈徒空托名榮貴為華離乎嗚呼孟子斯實劉封侵陵足下以傷先主待士之義又鴻道王沖造作虛語云足下量度吾心不受沖說尋表明之言追平生之好依依東望故遣有書

費詩傳降人李鴻來詣亮曰閒過孟達許適見王沖從南來言往者達之去就明公切齒欲誅達妻子賴先主不聽耳達曰諸葛亮見顧有本末終不爾也盡不信沖言委仰明公無復已已亮曰還都當有書與子度相聞詩進曰孟達小子昔事振威不忠後又背叛先主反覆之人何足與書耶亮默然不答亮欲誘達以為外援竟與達書

時偉按反覆如達雖佚之調御所不及也故附之法

揄以存侯亦牘云

諸葛忠武書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諸葛忠武書卷九

明 楊時偉 編

遺事

時偉按全書遺事篇按輯諸書及各乘志浩衍閎博良見苦心特太繁雜間多冗長至引抱朴子訛妄之譚韋南康胡僧之事未經駁正聊為綴題既割南中碎事附入南征因取他篇如世系八陣遺命與同中

語當入遺事者足成此篇

襄陽記曰昭烈訪世事於司馬德操德操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世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問為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

諸葛孔明為伏龍龐士元為鳳雛司馬德操為水鏡皆龐德公語也

德公襄陽人孔明每至其家獨拜牀下德公初不令止

德操嘗造德公值其渡沔水祀先人墓德操徑入其室呼德公妻子使速作黍徐元直向云有客當來就我與龐公譚其妻子皆羅拜堂下奔走供設須臾德公還直入相就不知何者是客　德操年小德公十歲兄事之呼作龐公故世人遂謂龐公是德公名非也德公字山民娶諸葛孔明小姊

黄承彦者高爽開列為沔南名士謂諸葛孔明曰聞君擇婦身有醜女黄頭黑色而才堪相配孔明許即載送

之時人以為笑樂鄉里為之諺曰莫作孔明擇婦正得阿承醜女

時偉按擇主而得英雄擇婦而得醜女雖曰天作之合而千古善擇者葢無如孔明矣然木牛流馬法實繇婦傳葢亦一大英雄而天所生以佐侯者也

侯居隆中時有客至屬婦具麪須臾而具侯怪其速後潛窺之見數木人斫麥運磨如飛求傳此術後變其制為木牛流馬云

亮集載作木牛流馬法曰木牛者方腹曲頭一脚四足頭入領中舌著於腹載多而行少宜可大用不可小使特行者數十里羣行者二十里也曲者為牛頭雙者為牛脚橫者為牛領轉者為牛足覆者為牛背方者為牛腹垂者為牛舌曲者為牛肋刻者為牛齒立者為牛角細者為牛鞅攝者為牛鞦軸牛仰雙轅人行六尺牛行四步載一歲糧日行二十里而人不大勞

流馬尺寸之數肋長三尺五寸廣三寸厚二寸二分左右同前軸孔分墨去頭四寸徑中二寸前脚孔分墨二寸去前軸孔四寸五分廣一寸前杠孔去前脚孔分墨二寸七分孔長二寸廣一寸後軸孔去前杠分墨一尺五分大小與前同後脚孔分墨去後軸孔三寸五分大小與前同後杠孔去後脚孔分墨二寸七分後載尅去後杠孔分墨四寸五分前杠長一尺八寸廣二寸厚一寸五分後杠與等板方囊二枚厚

八分長二尺七寸高一尺六寸五分廣一尺六寸每
枚受米二斛三斗從上杠孔去肋下七寸前後同上
杠孔去下杠孔分墨一尺三寸孔長一寸五分廣七
分八孔同前後四脚廣二寸厚一寸五分形制如象
靬長四寸徑面四寸三分孔徑中三脚杠長二尺一
寸廣一寸五分厚一寸四分同杠耳

夔州西市俯臨江岸沙石下有諸葛亮八陣圖箕張翼
舒鵝形鸛勢究然尚存峽水大時三蜀雪消之際澒湧

滉瀁可勝道哉大樹十圍枯槎百丈破磑巨石隨波塞川而下水與岸齊人奔山上則聚石為堆者斷可知也及乎水落川平萬物皆失故態唯諸葛陣圖小石之堆標聚行列依然如是者已六七百年年年淘灑推激迨今不動 劉賓客嘉話

魚復縣鹽井以西石蹟平曠盻望四遠積細石為壘方可數百步壘西郭又聚石為八行相去二丈許謂之八陣圖見者並莫能了桓宣武伐蜀經之以為常山蛇勢

諸葛亮造八陣圖於魚復平沙之上壘石爲八行相去二丈桓温征譙縱見之曰此常山虵勢吾嘗過之自山上俯視百餘丈凡八行爲六十四蕝蕝正圜不見凹凸處如日中蓋影及就視皆卵石漫漫不可辨甚可怪也

東坡

唐太宗問李靖曰卿所製六花陣法出何術乎靖曰臣所本諸葛亮八陣法也大陳包小陳大營包小營隅落鉤連曲折相對古制如此臣爲圖因之故外畫之方內

環之圓是成六花太宗曰內圓外方何謂也靖曰方生於步圓生於奇方所以矩其步圓所以綴其旋是以步數定於地行綴應乎天步定綴齊則變化不亂八陣爲六武侯之舊法焉

時偉按衛公六花猶元子云常山蛇勢也善乎東坡詩云神兵非學到自古不留訣馬隆李靖之說謂善師其意而巧借其名可耳

新都縣八陣圖記曰諸葛武侯八陣圖在蜀者二一在

夔州之永安宫一在新都之彌牟鎮在夔者葢侯從先主伐吴防守江路行營布伍之遺制新都為成都近郊則其恒所講武之塲也深識兵機者所不能洞了至其故壘遺墟獨為之愛惜不已乃其忠義之激人不獨其法制陣伍之妙也不然則竇憲嘗勒八陣以擊匈奴晉馬隆用八陣以復涼州是武侯前已有之而後亦未嘗亡也功既有成而後世猶罕所稱述況能傳其遺迹至今乎愼嘗放舟過夔門弔永安之宫尋陣圖之跡維時

春初水勢正殺自山上俯視下百餘丈皆聚細石為之凡八行六十四蕝土人言夏水盛時沒在深淵水落依然如故在吾新都者其地象城門四起中列土壘約高三尺耕者或剗平之經旬餘復突出此乃其精誠之貫天之所支而不可壞者蓋非獨人愛惜之而已耳節楊升庵集

時偉按胎烈伐吳俟不在行也而此云從伐行營豈誤耶永安宮即魚復縣改名少陵詩崩年亦在永安

宫所稱白帝城是也昭烈病篤召侯託孤於此葢曾

至焉而制作後先則未容輕辯矣

魏氏春秋曰亮作八務七戒六恐五懼皆有條章以訓

厲臣子又損益連弩謂之元戎以鐵為矢矢長八寸一

弩十矢俱發

抱朴子曰曹操刑法嚴峻果於殺戮乃心欲用乎孔明

孔明自陳不樂出身操謝遣之曰義不使高世之士辱

於汚君之朝也其鞭撻九有草創皇基亦不妄矣

時偉按孔明之寓荆州知之者惟徳公徳操元直輩耳雖以昭烈久同流寓思賢若渇而未之前聞必因元直之言而始見曹瞞未得荆州何縁欲用孔明且汚君之云豈操自謂抑誰指耶夫鞭撻九有草創皇基而不得人士第一流奚取不妄大抵抱朴子葛洪誕書也而蘇子瞻楊用脩皆據為談資殆所不解

袁子曰張子布薦亮於孫權亮不肯留人問其故曰孫將軍可謂人主然觀其度能賢亮而不能盡亮吾是以

不留

裴松之曰袁孝尼著文立論甚重諸葛之爲人至如

此言則失之殊遠觀亮君臣相遇可謂希世一時終

始之分誰能間之寧有中違斷金甫懷擇主設使權

盡其量便當翻然去就乎葛生行己豈其然哉關羽

爲曹公所獲遇之甚厚可謂能盡其用矣猶義不背

本曾謂孔明之不若雲長乎

侯嘗奉使至吳覩秣陵山阜歎曰鍾山龍蟠石頭虎踞

帝王之宅也

侯與司馬懿在渭濵將戰懿戎服涖事使人密覘侯葛巾羽扇指揮三軍懿歎曰諸葛君可謂名士矣

黄權在魏司馬懿遺亮書曰黄公衡快士也每坐起歎述足下不去口實

萬里橋在成都縣南八十里費禕使吴諸葛亮送之於此歎曰萬里之路始於此橋因名萬里橋

襄陽記曰亮初亡所在各求為立廟朝議以禮秩不聽

百姓遂因時節私祭之於道陌上步兵校尉習隆中書郎向充等共上表曰臣聞周人懷召伯之德甘棠為之不伐越王思范蠡之功鑄金以存其像自漢興以來小善小德而圖形立廟者多矣況亮德範遐邇勲蓋季世而烝嘗止於私門廟像闕而莫立使百姓巷祭戎夷野祀非所以存德念功述追在昔者也今若盡順民心則瀆而無典建之京師又偪宗廟臣愚以為宜因近其墓立之於沔陽使欲奉祠者皆限至廟斷其私祀以崇正

禮從之

劉先主寓荊州從南陽大姓晁氏貸錢千萬以為軍需孔明作保券至宋猶存

綿竹武都山上出白蕁菜甚美武侯所鑿李膺有記

臨卭縣有火井漢室之盛則赫熾桓靈之際火勢漸微孔明一窺而更盛至景曜元年人以燭投即滅其年蜀併於魏

襄陽郡孔明故宅有井深五丈廣五尺堂前有三間屋

地基址極高云是避暑臺先有董家居此哀殄滅亡後人不敢復憩焉

華陽有讀書臺孔明相蜀築此以集諸儒兼以待四方賢士

諸葛亮所止兵士獨種蔓菁取其纔令出甲可生啖一也葉舒可煮食二也久居則隨以滋長三也棄不令惜四也回即易尋而採之五也冬有根可斸食六也三蜀江陵之人今呼蔓菁為諸葛菜

蒲元為諸葛西曹掾亮欲北伐患粮難致元牒與孔明曰元等輒推意作一木牛兼設雙環人行六尺牛行四步人咸得以載其糧也元別傳見北堂書鈔

蒲元於斜谷為孔明鑄刀三千口自言漢水鈍弱不任淬用蜀江爽烈是謂大金之元精乃命人於成都取水水至元言雜涪水不可用取水者捍言不雜元以刀畫水云雜八升取水者方叩頭伏云實於涪津渡覆遂以涪水八升益之咸共驚服刀成以竹筒納

鐵𥫗中取刀斷之應手虛落稱絕當世因曰神刀今之屈耳環者是其遺範也

桓温征蜀猶見武侯時小史年百歳餘桓問諸葛丞相今誰與比意頗欲自矜答曰葛公在時亦不覺異自公歿後不見其比

宋御仗有諸葛孔明篇袖鎧帽二十五石弩射之不能入上以賜殷孝規宋書

隋西蜀郡福緣寺僧淵以錦水沒溺者衆欲於南路駕

飛橋昔諸葛武侯指二江內造七星三鐵鐔長八九尺徑三尺許人號鐵鎗擬打橋柱用訖投江湏更祈祠方可出水淵造新橋將行竪柱其鐔自然浮水來至橋津及橋成又自投水

武崗有一幕官因鑿渠得一瓦枕枕之聞其中鳴鼓起擂一更至五更次第不差既聞鷄鳴亦至三唱而曉抵暮復然其人以為怪乃碎之中設機軸以應夜氣乃諸葛鷄鳴枕也

成都諸葛武侯祠古栢喬柯鉅圍蟠固凌拔有足異者

杜甫嘗作歌

韋南康始生有胡僧往視之謂曰别後亡恙乎韋氏問故答曰武侯後身也吾往與之友故不遠而來因字之

武侯

時偉按此無稽之言初無羊叔金環之證而遂起姜女玉環之訛世之易誑久矣唐書本傳韋臯字城武不云武侯

龍透關在嘉定州南七里世傳為亮所立一統志

龍州武侯廟在宣慰司東百八十里初州人以鄧艾嘗經此立廟祀之宋知州洪咨夔毀其像更以諸葛告其民曰毋事仇讐而忘父母

卧龍山在叙州府城東北五里上有孔明祠又有泉極清冷一統志

成都劉先主廟側有諸葛武侯祠前有大樹圍數丈唐末漸枯王建孟知祥二僞國不復生然亦不敢伐之宋

乾徳五年夏五月枯柯再生時人異焉至皇祐初新枝聳中云枯餘並存若虬龍之形

諸葛井在卧龍岡上草廬前青石為牀有汲綆渠百十道數不能真

諸葛草廬嘗有道士居住夜聞兵聲懼而移之宣徳中有司復新其廬楊士奇撰文

黄陵廟在夷陵州西黄牛峽相傳神嘗佐禹治水有功諸葛建祠一名黄牛廟

隆中山在府城西北二十五里下有隆中書院

卧龍岡在府城西南七里起自嵩山之南綿亘數百里至此截然而住回旋如巢然草廬在其内其下平如掌即孔明躬耕處

碁盤嶺在府城南五里相傳諸葛宴賓奕碁於此有石盤廣六尺碁痕尚存

孔明廟下號相公潭深不可測

相公山在耒陽縣東北四十里諸葛嘗駐兵於此因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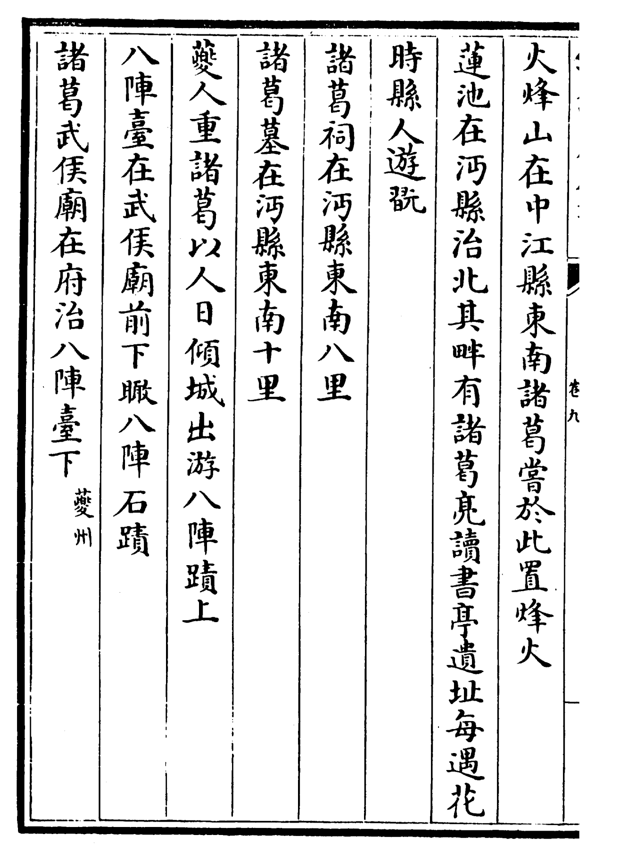
諸葛廟在石鼓山亮駐臨烝調賦以供軍實後廟食於此宋重建張栻為記

先主廟在府城南二里舊在惠陵右附諸葛亮廟唐杜甫詩先主武侯同閟宫　本朝洪武初合廟祀之

劍門關在劍州北境大劍山至此兩壁峭聳有隘束之路亮因立為劍門姜維退守劍門即此

將軍池在岳池縣東五里相傳諸葛嘗駐兵於此

武侯塔在長寧縣治東諸葛建以誓蠻戎者



火烽山在中江縣東南諸葛嘗於此置烽火

蓮池在沔縣治北其畔有諸葛亮讀書亭遺址每遇花時縣人遊翫

諸葛祠在沔縣東南八里

諸葛墓在沔縣東南十里

夔人重諸葛以人日傾城出游八陣蹟上

八陣臺在武侯廟前下瞰八陣石蹟

諸葛武侯廟在府治八陣臺下夔州

八陣圖在定軍山下諸葛亮所作又督軍壇亦在山下亮嘗督軍於此鄉人言每陰雨時聞有擊鼓聲漢中府

武侯兵書匣在定軍山上壁立萬仞非人迹可登凡雨經其地初視匣其色淡紅後則鮮明若更新者殆不可曉顧瑛

平谷縣耕民得一釜以涼水沃之忽自沸以之炊飯即熟釜下有諸葛行窩字鄉民以為中有寶物乃碎之其釜複層中有水火二字亦異哉瑞應圖曰丹甑不炊而

自熟玉臬不汲而常湍近此類乎信夫孔明之才藝固後世之神禹周公也世所傳划車弩鷄鳴枕不一而已

升庵集窩疑當作鍋

南陽有諸葛祠又有諸葛草廬在郡城西南七里卧龍岡上疑在漢末為曹劉兵衝非諸葛避兵之所復閱宋人一小說曰南陽乃襄中之鄉名也水經沔水又東過山都縣東北注新野山都縣治沔水又東徑樂山北注諸葛好為梁父吟多所登遊俗以樂山為名沔水又東

遜隆中注孔明舊宅所謂三顧臣於草廬之中即此地也劉宏之鎮襄命李安作宅銘此似可據王弇州宛委餘編

時偉按荆州自景升作牧𤣥德流寓時曹操方與袁氏父子相持用師幽冀者幾及數年故襄鄧無曹劉之爭而昭烈有髀肉之歎也如果爲兵衝安得長嘯登游髙吟樂山耶葢弇州亦偶未之思耳李安即太傳掾李興王隱晉書云興一名安

梁父吟步出齊城門遥望蕩陰里里中有三墳纍纍正

相似問是誰家墓田疆古冶子力能排南山文能絶地紀一朝被讒言二桃殺三士誰能為此謀國相齊晏子

舊説齊有三勇士晏嬰讒於君饋之二桃令計功而食皆自刎

黄陵廟記僕躬耕南陽之畆遂娶劉氏顧草廬勢不可却計事善之於是情好日密相拉總師趨蜀道履黄牛因覩江山之勝亂石排空驚濤拍岸歛巨石於江中崔嵬嶒峴列作三峯平治絳水順導其道非神扶助於禹

人力奚能致此耶僕縱步環覽乃見江左大山壁立林麓峯巒如畫熟視於大江重複石壁間有神像影現焉鬚髮鬚眉冠裳宛然如彩畫者前豎一旌旗右駐一黄犢猶有董工開導之勢古傳所載黄龍助禹開江治水九載而功成信不誣也惜乎廟貌廢去使人太息神有功助禹開江不事鑿斧順濟舟航當廟食兹土僕復而興之再建其廟貌目之曰黄牛廟以顯神功節

時偉按梁父吟義淺詞庸决非孔明自作與其所好

吟者不待辨矣至二桃事殆如兒戲其不足誣景公晏子明甚平仲賢相也孔明豈不知之而信彼齊東野語乎從古迄今不聞為平仲辨誣孔明證誤何哉黄陵廟記中亂石排空驚濤拍岸二語見東坡大江東去二語在坡詞則佳而於記為不韻疑非孔明時渾樸語也王弇州宛委餘編曰公孫接田疆古治子死於齊何得葬海鹽東十五里則知今古傳訛在辨與不辨耳

上事　臣先進孟琰據武功水東司馬懿因水以二十日出騎萬人來攻琰營臣作車橋賊見橋垂成便引兵退

遠涉帖　師徒遠涉道路甚艱自及褒斜幸皆無恙使還馳此不復具

與張魯　靈仙養命猶節松霞而享身嗜味奚能尚道

與張裔　去婦不顧門委扉不入園以婦人之性草菜之情猶有所恥想忠壯者意何所之

誡子　夫君子之行靜以脩身儉以養徳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逺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慆慢則不能研精險躁則不能理性年與時馳意與歲去遂成枯落悲歎窮廬將復何及

又　夫酒之設合禮致情適體歸性禮終而退此和之至也主意未殫賓有餘倦可以至醉無致迷亂

誡外甥　夫志當存高逺慕先賢絶情欲棄凝滯使庶

幾之情揭然有所存惻然有所感忍屈伸去細碎廣咨問除嫌吝何損於美趣何患於不濟若志不强毅意不慷慨徒碌碌滯於俗默默束於情永竄伏於凡庸不免於下流也

張敬夫曰貞觀政要載孔明語曰吾心如秤不能為人作輕重此真孔明語也

楊用脩集載武侯格言曰勢利之交難以經遠士之相知温不增華寒不改葉貫四時而不衰歷夷險而益固

宋曹彬伐蜀謁武侯祠見宇第雄觀謂左右曰孔明雖忠於漢然疲竭軍民不能復中原萬一何得為武當因其頹敗者拆去之止留中以祀香火左右皆諫不可俄報中殿摧榻石碑出土尺許有刻字云測吾心腹事唯有宋曹彬讀訖下拜曰公神人也小子安能窺測遂新其祠宇為文祭之而去　蜀古蹟記　補遺

諸葛忠武書卷九

諸葛忠武書卷十

明 楊時偉 編

雜述 贊 評 論 碑碣 詩賦

時偉按全書評論篇惟楊戲贊陳壽評張儼論及袁孝尼習鑿齒諸人可爾碑碣僅劉鎮南裴晉公二人而劉碣又入遺事殊失倫類詩僅少陵幾首他如崔浩薛能之謬戾呂温段文昌輩之庸拙亦汚簡冊何

也今爲刪併總名雜述而分注其下云

楊戲贊曰忠武英高獻策江濱攀吳連蜀權我世真受遺阿衡整武齊文敷陳德教理物移風賢愚競心僉忘其身誕靜邦内四裔以綏屢臨敵庭實耀其威研精大國恨於未夷

東坡三國名臣贊曰西漢之士多知謀薄於名義東漢之士尚風節短於權畧兼之者三國名臣也而孔明巍然三代王者之佐殆未易以世論

陳壽評曰諸葛亮之為相國也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讐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偽不齒終於邦域之內咸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可謂識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矣

又定上蜀丞相亮故事曰亮少有逸羣之才英霸之器

身長八尺容貌甚偉時人異焉遭漢末擾亂隨叔父玄避難荆州躬耕於野不求聞達時左將軍劉備以亮有殊量乃三顧亮於草廬之中亮深謂備雄姿傑出遂解帶冩誠厚相結納及魏武帝南征荆州劉琮舉州委質而備失勢衆寡無立錐之地亮時年二十七乃建竒策身使孫權求援吳會權既宿服仰備又覩亮竒雅甚敬重之即遣兵三萬人以助備備得用與武帝交戰大破其軍乘勝克捷江南悉平後備又西取益州益州既定

以亮為軍師將軍備稱尊號拜亮為丞相録尚書事及備殂沒嗣子幼弱事無巨細亮皆専之於是外連東呉內平南越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極科教嚴明賞罰必信無惡不懲無善不顯至於吏不容姧人懐自厲道不拾遺彊不侵弱風化肅然也當此之時亮之素志進欲龍驤虎視苞括四海退欲跨陵邉疆震蕩宇宙又自以為無身之日則未有能蹈涉中原抗衡上國者是以用兵不戢屢耀其武然亮才於治戎為長

奇謀為短理民之幹優於將畧而所與對敵或值人傑加衆寡不侔攻守異體故雖連年動衆未能有克昔蕭何薦韓信管仲舉王子城父皆忖己之長未能兼有故也亮之器能政理抑亦管蕭之亞匹也而時之名將無城父韓信故使功業陵遲大義不及耶葢天命有歸不可以智力爭也青龍二年春亮帥衆出武功分兵屯田為久駐之基其秋病卒黎庶追思以為口實至今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猶在耳雖甘棠之詠邵公鄭人之歌

子產無以遠譬也論者或怪亮文彩不豔而過於丁寧周至臣愚以為咎繇大賢也周公聖人也考之尚書咎繇之謨畧而雅周公之誥煩而悉何則咎繇與舜禹共談周公與羣下矢誓故也亮所與言盡衆人凡士故其文指不得及遠也然其聲教遺言皆經事綜物公誠之心形於文墨足以知其人之意理而有補於當世謹録

上諸著作

王士騏曰東坡謂出師二表與伊訓說命相表裏知

言哉而陳壽則先之以周公爲比其尊之亦至矣至於將畧之貶非其本心以媚司馬懿耳而壽實知武侯其所稱述亦多斟酌孔明聞之必且爲之三歎壽未爲不知也　全書小引節

袁子曰或問諸葛亮何如人也袁子曰張飛關羽與劉備俱起爪牙腹心之臣而武人也晚得諸葛亮因以爲佐相而羣臣悅服劉備足信亮足重故也及其受六尺之孤攝一國之政事凡庸之君專權而不失禮行君事

而國人不疑如此即以為君臣百姓之心欣戴之矣行法嚴而國人悅服用民盡其力而下不怨及其兵出入如賓行不寇芻蕘者不獵如在國中其用兵也止如山進退如風兵出之日天下震動而人心不憂亮死至今數十年國人歌思如周人之思召公也孔子曰雍也可使南面諸葛亮有焉又問諸葛亮始出隴右南安天水安定三郡人反應之若亮速進則三郡非中國之有也而亮徐行不進既而官兵上隴三郡復安亮無尺寸之

功失此機何也袁子曰蜀兵輕銳良將少亮始出未知國中彊弱是以疑而嘗之且大會者不求近功所以不進也曰何以知其疑也袁子曰初出遲重屯營重複後轉降未進兵欲戰亮勇而能鬬三郡反而不速應此其疑徵也曰何以知其勇而能鬬也袁子曰亮之在街亭也前軍大破亮屯去數里不救官兵相接又徐行此其勇也亮之行軍安靜而堅重安靜則易動堅重則可以進退亮法令明賞罰信士卒用命赴險而不顧此所以

能鬬也曰亮帥數萬之衆其所興造若數十萬之功是其奇者也所至營壘井竈圊溷藩籬障塞皆應繩墨一月之行去之如始至勞費而徒爲飾好何也袁子曰蜀人輕脫亮故堅用之曰何以明其然也袁子曰亮治實而不治名志大而所欲遠非求近速者也曰亮好治官府次舍橋梁道路此非急務何也袁子曰小國賢才少故欲其尊嚴也亮之治蜀田疇辟倉廩實器械利畜積饒朝會不譁路無醉人夫本立故末治有餘力而後及

小事此所以勸其功也曰子之論諸葛亮則有證也以亮之才而少其功何也袁子曰亮持本者也其於應變則非所長也故不敢用其短曰然則吾子美之何也袁子曰此固賢者之逺矣安可以備體責也夫能知所短而不用此賢者之大也知所短則知所長矣夫前識與言而不中亮之所不用也此吾之所謂可也袁孝尼

吴大鴻臚張儼作默記其述佐篇論亮與司馬懿曰漢朝傾覆天下崩壞豪傑之士競希神器魏氏跨中土劉

氏據益州並稱兵海內為世霸王諸葛司馬二相遭值
際會託身盟主或收功於蜀漢或冊名於伊洛丕備既
殁後嗣繼統各受保阿之任輔翼幼主不負然諾之誠
亦一國之宗臣霸王之賢佐也歷前世以觀近事二相
優劣可得而詳也孔明起巴蜀之地蹈一州之土方之
大國其戰士人民蓋有九分之一也而以貢贄大吴抗
對北敵至使耕戰有伍刑法整齊提步卒數萬長驅祁
山慨然有飲馬河洛之志仲達據天下十倍之地杖兼

并之衆據牢城擁精鋭無禽敵之意務自保全而已使彼孔明自來自去若此人不亡終其志意連年運思刻日興謀則涼雍不解甲中國不釋鞍勝負之勢亦已决矣昔子產治鄭諸侯不敢加兵蜀相其近之矣方之司馬不亦優乎或曰兵者凶器戰者危事也有國者不務保安境内綏静百姓而好開闢土地征伐天下未為得計也諸葛丞相誠有匡佐之才然處孤絶之地戰士不滿五萬自可閉關守險君臣無事空勞師旅無虛不征未能

進咫尺之地開帝王之基而使國内受其荒殘西土苦其役調魏司馬懿才用兵衆未易可輕量敵而進兵家所慎若丞相必有以策之則未見坦然之勲若無策以裁之則非明哲之謂海内歸向之意也余竊疑焉請問其說答曰葢聞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之地而有天下皆用征伐而定之揖讓而登王位者惟舜禹而已今蜀魏為敵戰之國勢未俱王自操備時彊弱縣殊而備猶出兵陽平禽夏侯淵羽圍襄陽將降曹仁生獲于禁當時北邊大小憂懼

孟德身出南陽樂進徐晃等為救圍不即解故蔣子通言彼時有徒許渡河之計會國家襲取南郡羽乃解軍玄德與操智力多少士衆衆寡用兵行軍之道不可同年而語猶能暫以取勝是時又無大吳犄角之勢也今仲達之才減於孔明當時之勢異於曩日玄德尚與抗衡孔明何以不可出軍而圖敵耶昔樂毅以弱燕之衆兼從五國之兵長驅彊齊下七十餘城今蜀漢之卒不少燕軍君臣之接信於樂毅加以國家為脣齒之援東西相應首尾如蛇形

勢重大不比於五國之兵也何憚於彼而不可哉夫兵以奇勝制敵以智土地廣狹人馬多少未可偏恃也余觀彼治國之體當時既肅整遺教在後及其辭意懇切陳進取之圖忠謀謇謇義形於主雖古之管晏何以加之乎

張裔傳曰公賞不遺遠罰不阿近爵不可以無功取刑不可以貴勢免此賢愚之所以僉忘其身者也

漢晉春秋曰樊建為給事中晉武帝問諸葛亮之治國建對曰聞惡必改而不矜過賞罰之信足感神明帝曰

善哉使我得此人以自輔豈有今日之勞乎

劉義慶世説曰諸葛瑾弟亮及從弟誕並有盛名各在一國于時以為蜀得其龍吴得其虎魏得其狗誕在魏與夏侯玄齊名瑾在吴吴朝服其弘量

弇州續稿曰孔明與子瑜為親昆季而公休則從弟也孔明為漢丞相秉國子瑜至大將軍亦參預吴大政而公休仕魏至司空各以身分事三國而不相猜又皆三公也又皆自致功名封徹侯而公休獨不終即

世說所載蜀得其龍吳得其虎魏得其狗而公休之望實俱下下矣第考其行事恐公休亦不分為狗也在洛下與夏侯泰初齊名為吏部郎中丞尚書皆有望實出鎮壽春使一方肅戢及敗死而麾下數百人無一降敵者且曰為諸葛公死不恨此豈常人所能及哉抑不但公休而已也即子瑜之子元遜其材亦孔明流亞也識度故不及耳元遜事事效孔明孔明相幼主則亦相幼主孔明伐魏則亦伐魏孔明斬馬

謖則亦斬朱異孔明責李嚴則亦責孫䌫循跡而效之此其所以愈速禍也且夫山越之收何下於孟獲之禽而淮南之勝亦有光於祁山之捷其所以人情相徑庭後事遂霄壤者孔明密元遜疎孔明靜元遜躁孔明遂而順元遜遂而踞孔明嚴而仁元遜嚴而刻耳嗟乎孔明之忠漢也與子瑜之忠吳也思遠之繼孔明而死忠也尚之死孝也壽知之亦能言之公休之忠魏也壽不知之矣後世尚能知之而元遜之

忠吳也後世亦不知嗚呼壽不惟不知也而列公休於鍾會列元遜於孫峻孫琳不亦寃哉

習鑿齒曰昔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沒齒而無怨言聖人以為難諸葛亮之使廖立垂泣李平致死豈徒無怨言而已哉夫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鏡至明而醜者亡怒水鏡之所以能窮而無怨者以其無私也水鏡無私猶以免謗況大人君子懷樂生之心流矜恕之德法行於不可不用刑加乎自犯之罪爵之而非私誅之而不怨

天下有不服者乎諸葛亮於是可謂能用刑矣自秦漢以來未之有也

蜀記曰晉永興中鎮南將軍劉宏至隆中觀亮故宅立碣表閭命太傅掾犍為李興為文曰天子命我於沔之陽聽鼓鞞而永思庶先哲之遺光登隆山以遠望軾諸葛之故鄉蓋神物應機大器無方通人靡滯大德不常故谷風發而騶虞嘯雲雷升而潛鱗驤摯解褐於三聘尼得招而褰裳管豹變於受命貢感激以回莊異徐生

之摘寳釋卧龍於深藏偉劉氏之傾蓋嘉吾子之周行夫有知已之主則有竭命之良固所以三分我漢鼎跨帶我邉荒抗衡我北面馳驅我魏疆者也英哉吾子獨含天靈豈神之祇豈人之精何思之深何德之清異世通夢恨不同生推子八陣不在孫吴木牛之竒則亦般模神弩之功一何微妙千井齊甃又何秘要昔在顛夭有名無迹孰若吾儕良籌妙畫臧文既没以言見稱又未若子言行並徵夷吾反玷樂毅不終奚比於爾明哲

守冲臨終受寄讓過許由負扆莅事民言不流刑中於鄭教美於魯蜀民知恥河渭安堵匪皋則伊寧彼管晏豈徒聖宣慷慨屢歎昔爾之隐卜惟此宅仁智所處能無規廓日居月諸時殞其夕誰能不殁貴有遺格惟子之勳移風來世詠歌餘典懦夫將厲遐哉邈矣厥規卓矣凡若吾子難可究已疇昔之乖萬里殊途今我來思覿爾故墟漢高歸魂于豐沛太公五世而反周想魍魎以髣髴冀影響之有餘魂而有靈豈其識諸

裴晉公蜀丞相祠堂碑銘曰度甞讀舊史詳求往哲或秉事君之節無開國之才得立身之道無治人之術四者備矣兼而行之則蜀丞相諸葛公其人也公本系在簡策大名蓋天地不復以云當漢祚衰陵人心競逐取威定霸者求賢如不及藏器在身者擇主而後動公是時也躬耕南陽自比管樂我未從虎時稱卧龍詩曰潛雖伏矣亦孔之炤故州平心與元直神交洎乎三顧而許以馳驅一言而定其機勢於是翼扶劉氏纘承舊服

結吳抗魏擁蜀稱漢刑政達於荒外道化行乎域中誰謂阻深殷為彊國誰謂遼脆厲為勁兵則知地無常形人無常性自我而作若金在鎔故九州之地魏有其七我無其一由僻陋而啓雄圖出封疆以延大敵財用足而不曰浚我以生干戈動而不曰殘人以逞其底定南方也不以力制而取其心服震疊諸夏也不敢角其勝負而止候其存亡法加於人也雖徙死而無怨德及於人也雖奕葉而見思此所謂精義入神自誠而明者矣

若其人存其政舉則四海可平五服可傾而陳壽之評未極其能事崔浩之說又詰其成功此皆以變詐之畧論節制之師以進取之方語化成之道不其謬歟夫委棄荊州不能遂有三郡此乃務增德以吞宇宙不黷武以爭尋常及出斜谷據武功分兵屯田為久駐之計與敵對壘待可勝之期雜乎居人如適虛邑彼則喪氣我方養威若天假之年則繼大漢之祀成先主之志不難矣且權傾一國聲震八紘上下無異辭始終無愧色苟

非運膺五百道冠生知曷以臻於此乎故𤣥德知人之明
者倚仗曰魚之有水仲達姦人之雄者嗟稱曰天下奇
才度每迹其行事度其遠心願奮短札以排羣議而丈
字蚩鄙志願未果元和二年冬十月聖上以西南奥區
冦亂餘孽罷吒未息汚俗未清輟我股肱為之父母乃
詔相國臨淮公田秉鈞之重承推轂之寄戎軒乃降藩
服乃理將明帝道陿落綏懷溥暢仁風閭閻滋殖府中
無留事宇下無棄才人知嚮方我有餘地則諸葛公在

昔之治與相國當今之政異代而同法矣度謬以庸薄獲忝管記隨旌旄而爰止望祠宇而修謁有儀可象以赫厥靈雖巖烈不忘而碑表未立古者或拳拳一善或師長一城尚流斯文以示來裔況如仁之歎終古不絶其可闕乎乃刻貞石庶此都之人存必拜之感云爾銘曰　昔在先主思啓疆宇擾攘靡依英雄無輔爰得武侯先定蜀土道德城池禮義干櫓煦物如春化人如神勞而不怨用之有倫桀朋蠻落鋪敦渭濱攝迹畏威雜

居懷仁中原肝食不測不克以待可勝允臻其極天未
悔禍公命不果漢祚其亡將星中墮反旗鳴鼓猶走司
馬死而可作當小天下尚父作周阿衡佐商蕭齊管晏
總漢蕭張易代而生易地而理遭遇豐約亦皆然矣嗚
呼奇謀奮發美志夭遏吁嗟嚴立咸受謫罰聞之痛之
或泣或絶甘棠勿翦駢邑斯奪繇是而言殊途共轍本
於忠恕孰不感悦茍非誠慤徒云固結古栢森森遺廟
沈沈不殄禋祀以迄於今靡不駭奔若有照臨蜀國之

風蜀人之心錦江清波玉壘峻岑入海際天如公德音

杜少陵謁先主廟詩　慘澹風雲會乘時各有人力侔

分社稷志屈偃經綸復漢留長策中原仗老臣雜耕心

未已歐血事酸辛霸氣西南歇雄圖歷數屯錦江元過

楚劍閣復通秦舊俗存祠廟空山泣鬼神虛簷交鳥道

枯木半龍鱗竹送青溪月苔移玉座春閭閻兒女換歌

舞歲時新絶域歸舟遠荒城繫馬頻如何對揺落況乃

久風塵孰與關張並功臨耿鄧清應天才不小得士契

無鄰遅暮堪惟幄飄零且釣緡向來憂國淚寂寞灑衣巾

又諸葛廟詩　久遊巴子國屢入武侯祠竹日斜虛寢溪風滿薄帷君臣當共濟賢聖亦同時翊戴歸先主并吞更出師蟲蛇穿畫壁巫覡醉蛛絲欲憶吟梁父躬耕起未遲

又武侯廟　遺廟丹青落空山草木長猶聞辭後主不復卧南陽

又八陣圖　功蓋三分國名成八陣圖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吞吴

東坡志林曰僕嘗夢見人云是杜子美謂僕曰世人多誤會余八陣圖詩以謂先主武侯欲與關羽復讐故恨不能滅吴非也我意本謂吴蜀唇齒之國不當相圖晉之所以能取蜀者以蜀有呑吴之意此為恨爾此理甚長子美死僅四百年而猶不忘詩區區自别其意真書生習氣耶

又古柏行　孔明廟前有老柏柯如青銅根如石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君臣已與時際會樹木猶爲人愛惜雲來氣接巫峽長月出寒通雪山白憶昨路遶錦亭東先主武侯同閟宮崔嵬枝幹郊原古窈窕丹青戶牖空落落盤踞雖得地冥冥孤高多烈風扶持自是神明力正直元因造化功大厦如傾要梁棟萬牛回首邱山重不露文章世已驚未辭翦伐誰能送苦心豈免容螻蟻香葉終經宿鸞鳳志士幽人莫怨嗟古來

材大難爲用

又蜀相　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栢森森映階碧草自春色隔葉黄鸝空好音三顧頻繁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

又詠懷古迹二首　蜀主窺吴幸三峽崩年亦在永安宫翠華想像空山裏玉殿虚無野寺中古廟杉松巢水鶴歲時伏臘走村翁武侯祠屋長鄰近一體君臣祭祀同

又　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遺像肅清高三分割據紆籌策萬古雲霄一羽毛伯仲之間見伊吕指揮若定失蕭曹運移漢祚終難復志決身殲軍務勞

東坡八陣圖詩　平沙何茫茫髣髴見石絶縱横滿江上歲歲沙水齧孔明死已久誰復辨行列神兵非學到自古不留訣至人心已悟後世徒妄説節

揭奚斯詩　八陣通神明二表貫穹蒼天運有隆替吾君自虞唐煌煌十萬師聲威摇八荒大星隕渭南萬古

一悲傷但使漢賊兮安有終不亡節

楊鐵崖八陣圖賦　遐哉邈乎蠶蕞故墟劍閣崢嶸兮石棧縈紆車不得而運兮馬不得以驅非王業之所基兮徒抗險乎中都帝中山之苗裔兮迺猶厄此斗隅黄星射乎宋野兮强猘猖乎江之東偉伏龍之感激兮起左顧乎隆中允識時之俊傑兮藐餘子於一空圖八陣以用武兮必先天而獨得六十四之成莫兮本馬圖之全畫三十二之歧分兮分妙陰陽之互宅天地衝軸兮風

雲盤辟龍飛鳥逝兮蚍蟠虎翼撓之無跡兮運之無方進退不愆兮出沒靡常奇不失於正正兮怪不越於堂堂伏至動於至靜兮寓能柔於能剛喻以常山之蛇勢兮曾未測其望洋巴之水兮砯崖折壁峽之濤兮風霆礔礰彼箕張而翼布兮曾不轉其磈石非神物之陰衛兮孰萬夫之捍力想貔貅之對壘兮指白羽之一麾運縱擒於掌握兮筴不出於八奇賊之望而走兮甘巾幗之受雎按渭濱之所屯兮實鼎國之王師自風后之有圖

兮肆獯蚩之赫伐逮尚父之六弢兮佐牧野之黄鉞孫吳馬之剽掠兮徒生靈之肉血鄙敗事於腐儒兮彼譙生其又何法兹八陣之猶覺兮軼軒皇於天老曰流馬與木牛兮又神機之所造歘中營之告變兮良夫人之奪蚤訖黄芒以當天兮掩炎精之皜皜嗚呼西望岷峨兮南泝錦江山川相繆兮地老天荒歌梁父兮釃吾觴招謫仙兮呼子長訪魚復之沙磧兮弔新都之戰場雖武無用於今之時兮亦以發吾文之氣剛

是書既竣客有卒業而笑云忠武盡於此哉文中子曰諸葛亮而無死禮樂其有興乎子亦遺之何也時偉蹶然而起曰吾誤矣遂因而思宋儒諸先生評論無一載焉者即微客言自知其善忘而多遺也客曰夫一人之見不足以盡一書一書之紀不足以備千古又奚疑焉時偉曰竊觀宋儒諸先生咸不以文中子之言許孔明敢問何說也客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而禮樂不興孔明之言曰漢賊不

兩立名正言順何事不成揖讓征誅何所不備而刑罰之中至有感泣而發病者唐虞三代之規模高光二祖之締搆葢至孔明而畧無遺憾焉舍此而别求所謂禮樂此則後世之禮樂而決非堯舜周孔之禮樂也且孔明正名於蜀亦猶夫子正名於衛其雍容禮樂亡論已即身死敵庭子若孫死戰地慷慨從容竟與天地同其和節彼南渡之宋迺至不可名言而禮固已壞矣而樂固已崩矣而方且釋干戈以譚禮樂

又且外干戈以求禮樂然則蜀未嘗亡而宋未嘗存也爲宋計者唯有君死莒塊臣死金草如岳武穆之壯心怒髮直擣黄龍府而後已即不幸而斬焉滅亡不猶愈於奄然靦然偏安百年之爲多辱乎哉曰孔明鵬舉必能殲魏擣金乎曰未可知也司馬懿之善守宗弼之善謀非一時足制其死命者而孔明鵬舉皆孤忠獨運協贊者少若夫營星告墜誣獄沈寃雖天不助順而要亦未必非所以善二侯之終也客退而

憶其言若有可思者併錄之以自志遺忘之儆　時

巳未六月望酷暑日羸孫記於瓜牛廬中

諸葛忠武書卷十